

程

吳都文粹卷第二

蘇臺鄭虎臣集

吳趨行

陸機

楚妃且勿嘆。齊娥且勿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巖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秦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主跡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

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
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推爲
此歌

吳趨行樂府題解云古樂府吳趨者行徑趨市也文
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閭起
閭門象闔閭舊說吳人歌其地也晉陸機吳趨行云

祝牛宮詞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
靈於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辭曰

四犉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
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一加五偶楹
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
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臥免風免雨宜爾子孫
實我倉庾

牛闌亦名牛宮吳地下濕冬寒牛卽入闌唐人謂之
牛宮

魚斗 詩目鈞侶

皮日休

趁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

盡行烟雨漉車螯

吳中賣魚論斗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為一斗買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

申補新軍坐下省劄

補注

李壽朋

禁軍 威果二十八 雄節第九

威果四十一 威果六十五

全捷二十一 等指揮

某猥以庸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軍籍禁軍元額計二千三百三十人前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者

一千七百五人而已某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但是少壯及等即時當聽收刺無毫髮所費由是人樂

鈔案及下底有缺字鈔本誤連

應募自正月八日為始至五月終共招刺到六百三十人並已填足元額分番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勸目令弓弩事藝漸已習熟其間亦有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皆為可用之兵某又謂國家置禁軍以壯藩屏置弓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類多闕額截日終已招填到四十八人見督巡尉嚴行教閱此外如廂軍如遞舖兵又收刺到八十一人新刺廂軍并台閣習

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一般支犒但目今所管弓弩衣甲器械委是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不致上悞使令除將軍兵射藝及支犒等則費過錢會開具軍冊供申外伏乞證會小賤子鞫證得所招填到禁軍等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費射支犒以一歲計之爲數約十萬緡並係本府自行計置不敢上瀆一朝廷并乞證會

證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五百人今又招到六百三十人合證鎮江府例合爲一軍分立隊伍別行選差

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督精加調練務令一一勇銳不許諸司州府見任州官及寄居差借占破私役須至劄下

右劄付平江府遵證今來劄下事理逐一措置施行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城口開江按舊指揮

廂軍 崇節第九 崇節第十 崇節十

一 崇節十二 壯城 中軍鼓角 橫

江 寧節第三 城下開江等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疏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保條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蘇州府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一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萬石至一貫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

民不得不困困不得不虛矣又按中興小麻紹興二十八年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

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
月未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
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瀟子瀟是時
為兩浙漕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
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
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

按府籍元額城下五百人崑山常熟吳江各五百人
與中興小厓合今存者百不一二

申奏許浦水軍坐下省劄
汪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平江府軍事汪某劄子奏
臣契勘平江府淮三省樞密院劄子御前水軍統制馮
淇申已躬親遍歷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內蘇州許浦
鎮實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立寨柵比之江陰屯
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斥埃相繼易於探報
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為良便乞於許浦鎮移駐大軍
合用寨地乞委平江府差官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
逐標撥并教場地步施行四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劄付平江府者本府尋遵依指揮差委常熟縣

丞秦焯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踏逐寨地間今據所差
委官申水軍統制司先差到將官等遷一作并定合立寨基其
所指地段並係人戶居止八千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間
及積年埋墓墳塋三十餘所又有千人坑焚化院各一
所又包占田土約七十餘畝並係膏腴之地見種麻麥
相次成熟已被蹂踐及種下秧苗亦皆廢壞小民失業
號泣盈路兼許浦鎮止係邊江不當海道自來卽非緊
切控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些小防秋人船時暫屯戍
其海道自別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駐今却全軍盡

在許浦亦未爲便臣以上件事理詢訪士民皆言委是
利害如此切以水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扼海道其
許浦去海約一百六十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地而其
他要害去處又却無備徒使一方百姓麻麥秧田旣已
失望田廬墳墓復不能保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指揮疾速
逐仍打畫圖本申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五月一元
額管合官兵一萬二千分爲四軍八將六十二隊於內
分撥三百人江陰駐劄乾道七年十月奉聖旨御前

水軍以七千人爲額淳熙三年二月馮湛奏請再招收
一千人奉—聖旨增額五六百人五年八月于友奏乞
增額五百人不拘等伏刺充勝捷均撥使與紹興元年
四月奉—聖旨發到福州寄招稍矧水手三百二十人
併續發到水手一百八十八人付司收刺支破駐_北軍請給
嘉泰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措置招募販倭人奉—聖
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二十人支破全効用請
給開禧二年馮拱申海航百隻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
三色軍兵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一百

人刺充全効及次等効用奉—聖旨並依嘉定十五年
吳英申乞增招稍矧水手八百四十人刺充勝捷_北軍
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爲額

申增顧逕水軍利便

吳英

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吳某申證對本司駐劄許浦
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分渺闊責任匪輕所管隘口唯
顧逕最是緊要蓋緣坐落揚子大江東流去海甚近_{宋刻本}北
通沙窰密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千人着隘防捍比
年以來虜寇侵擾兩淮州郡蒙—朝廷調遣本司兵

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屯顧逕黃魚梁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盜賊。諸雜輸流差使。逃亡名關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於顧逕。戍兵二千。人內抽差一千。添回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軍器支打錢糧外。守禦者委是寡少。况湖海戰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窖作過。本戍關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爲布列兵戍屯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在軍內。

撥新舊軍人相半。同老少專一駐劄顧逕。防阨海道。如或上流江西等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免摘抽顧逕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省官兵小券錢米實軍國經久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

府治重修大廳記

蔣堂

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修事舉。所至精明完葺之初。見梁間有題識。乃有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所建。乾寧距聖宋一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郡者接跡不絕。凡受署訖。卽臨

便閣煩鞅沉迷其於廳事或旬月不一至以至年祀最遠棟將撓焉予昔兩綰蘇印班祿餘閒每浚池隍亦從臺榭以館過賓以備宴衍以追韋白二公風跡雖自以爲適然於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爲有過人者圖新補廢俾唐末遺構巍乎顯明吏民瞻之靡不胥悅君子謂李公急於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予曰是事悔然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蔣堂爲記敘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晉卿是

其字也後嘉祐中王琪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旣成漕司不肯破除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雖校素精卽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卽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兵火之後紹興三年郡守朱伯友更建今廳一高宗巡幸嘗以爲正衙制度差雄

九日陪李蘇州東樓宴

獨孤及

是菊花開日當君乘興秋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酒

解留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酬。
東樓唐有之今廢。

登初陽樓

皮日休

危樓新製號初陽。白粉青葦射沼光。避酒幾浮輕舫。艤
下碁曾覺睡鴛鴦。投鈎列坐圍華燭。格筆分明占靚粧。
莫怪重登頻有恨。二年曾侍舊吳王。

前題

陸龜蒙

遠窗浮檻亦成年。幾伴楊公白晝筵。日暖烟花曾撲地。
氣和星象却歸天。閑將水石侵軍壘。醉引笙歌上釣船。

無限恩波猶在目。東風吹起細漪漣。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旣曰初陽。宜占東城。今廢。

東亭曉興

白居易

温温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窻。
聲度殘漏。簾影浮初旭。頭痒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
簷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回。東風來何速。雪依瓦
溝。白草遶墻根。綠何言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東亭唐有之。今更他名。

西亭偶詠

前人

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共閑作伴無如鶴
與老相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爲心
可憐此道人皆見但要修行功用深

又題 元日題西亭

前人

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
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
淡容與橋柳尚扶疎烟蔓嫋青薜水花黏白藥何人造
茲亭華敞綽有餘四簷軒鳥翅復屋羅蜘蛛直廊抵曲
房窅窅深且虛修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佳賓

鼓瑟吹笙竽荒淫卽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與樂及
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他人來此居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

西園

前人

間園多芳草春夏水共誰尋深樹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
門開誰看酒熟共誰飲死莊杜口鍾歿師廢琴道理
開其誰看酒熟共誰飲死莊杜口鍾歿師廢琴道理
使之然從古非獨今吾道自此孤吾情安可任惟將病
府內景物間如比始悟喧靜緣何嘗繫遠通
眼淚一灑秋風襟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表唐謂之西園今

步者文集卷二
作教場

北軒欹枕

梅摯

苦無勤瘁補臺綱西院西頭冷峭房今日鈴齋一欹枕
清風不敢傲羲皇

北軒在郡宅之後

北池賦并序

蔣堂

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海上風雨至
逍遙池閣涼即其地也韋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
詫其景自韋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予景祐丁丑

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嘗賦北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
安道爲邑崑山亦留風什傳刻於石故事在焉去此涉
一紀予復佩蘇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

澤國秀壤句吳故城其野意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壤

環

碧曉漲浮光晝停幹琅津之餘派分銀潢之一泓危橋
跨波迅若走鯨虛閣延月清如構瓊乃飛蓋之所集靄
芳塵之不凝主人一去

謂予去此十二年矣

春草羅生賦詠幾廢

涓縈未平今茲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日與景會神
將喜并是時霽色踈淨羣動紛盈魚在藻以性遂龜游

蓮而體輕禽巢枝而自適蟬得蔭而獨清科斗成文書
之象鼃黽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羣嬉不觸不驚菡萏
成列若將若迎岸產并柯之木波孕紫莖之萍灘露沙
而金紫垣壘蘚以衣青新蒲鏘鏘挺水心之劍綠竹整
整矗羽林之兵別有島檜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操水
霜薦英若古君子與世寡偶而特立獨行吁可異也噫
境之勝者可稱物之秀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題評
者已吾方岸野憤踞風亭觴賓友奏竽笙或獨繭靜釣
或扁舟醉乘惟蔗有漿可以析朝醒惟菊有華可以制

頽齡而况庭無留事身若遺榮泯得喪乎意表育平粹
於心靈姑常羊於池上亦何虞平何營

北池又名後池唐時在木蘭堂後韋白嘗有歌詠白
公檜蓋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
峯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
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
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
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
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

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

此段在池十咏後

木蘭後池重臺蓮花

皮日休

歛紅矮媚力難任每葉頭邊半米金
可得教他水妃見
兩重元是一重心

浮萍

前人

嫩似金脂颺似烟多情渾欲擁紅蓮
明朝擬附南風便
寄與湘妃作翠鈿

白蓮

前人

但恐醍醐難並潔祇應薜蔔可齊香
半垂金粉知何似

靜婉臨溪照額黃

和前三詠

陸龜蒙

水國煙鄉足芰荷就中芳瑞此亦大難過風情為與吳王近
紅萼常教一倍多

右重臺蓮

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巖成不用臨池更相笑
最無根蒂是浮名

右浮萍

素蘼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

月曉風清欲墮時

右白蓮

重題後池

皮日休

細雨闌珊眠鷺覺
鈿波悠漾並鴛嬌
適來會得荆王意
祇爲蓮莖重折腰

前題

陸龜蒙

曉煙清露暗相和
浴鴈浮鷗意趣多
一作緒却是陳王詞賦錯
枉將心事託微波

和梅擊北池十詠

蔣堂

池上有虛閣
翬簷汎若翔
百壺多感集
四坐仰惟良
蘇

印文綦綠蓮
依一作衣桂楫香
何由陪嘯詠
敷衽納微涼

池上有奇檜
青青歲紀深
舊枝憐茂殖
時亦欠清吟
夕

月漏孤影秋
霜滋勁心
今方遇真賞
風竹抽珣音

池上有孤島
影搖波底天
蓬壺欣髣髴
仙客得畱連
岸

草襯丹靛灘
蘆隈畫船羨
君休澣日
高傲一樽前

池上有修竹
遙聞子自裁
幾因風韻響
時感翠嶼來
粉

籜經梅脫虬
根遇石回嬋
娟綠陰下
小宴爲誰開

池上有垂柳
烟籠濯濯枝
芳根逢茂育
老翠勝平時
體

吳者之未免二
弱因風舞詞清入笛吹金城久不到遙想嘆羈離
池上有叢菊繁英滿舊蹊金刀措頻剪粉蝶得幽棲醉
弁誰同挿香牋手自題遙思清賞處野步岸東西
池上有時釣閑忘侍從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閒無人藻
映魴魚尾風搖獨繭綸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榛
池上有時宴笙篁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月和燈席
客詠持蟹女唱歌采菱醉來忘萬事風靜水波澄
池上有雛鶴來從淮水墻舊巢離海樹清淚入吳天骨
峭翹霜月翎踈刷野泉使君宜得伴仙格本千年

池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熊軾慣且免兔冒驚遙
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靈囿可使遂微生

雙蓮堂

楊備

雙蓮仙影面波光翠蓋搖風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
瞥然驚起兩鴛鴦

木蘭堂

陸龜蒙

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船上望
不知元是此花身

前題

范仲淹

雙蓮堂在郡治木蘭堂在東舊芙蓉堂也至和初呂清林大卿守郡以雙蓮在開易此名

今無此首

堂上列歌鐘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
白樂天爲蘇州刺史常教此舞

前題

楊備

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
金章同色使君袍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
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卽
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聯酌浮之龜蒙徑醉強執筆
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

醉倒搏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旣而龜蒙稍醒援
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
爲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後古木猶森列
郡守數有欲興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堂近有治平
二年陳經所刻御書飛白字碑揭於木蘭堂之新
閣今不復存

雙瑞堂記

范成大

紹興初元夏四月吳郡袁使君爲政之再闔月也長洲
之彭華鄉以瑞麥獻又三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

岐已堅栗可刈岐間復出新苗生枝青葱且秀且實後
十日又岐於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按瑞圖麥自兩岐
至九岐者有矣未聞枯莖之稊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
三穎俱茂者生生不窮之意蓋創見云蓮則共蒂異花
連理並秀豐腴適相當亦奇產也吏民歡喜謂造物者
效珍發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辱
臨吾州政爾暖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
禳之交其跡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間真瞬息
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柱後惠文

繩郡縣弗虞官吏繫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烈
於秋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秘書就收此邦吳人憚其
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容爲余言曩
吾以衣綉持斧爲職知飭法鋤姦而已今爲郡守號稱
民父母當惻怛一作當有惻怛之憂慈愛拊摩惇鰥若乳保之於赤子使百
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蒲鞭且弗願用况於
桁楊敲朴乎余矍然起賀曰公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
能戶知神者其知之矣闕時亡幾而協氣薰翔被於珍
物豈非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歟

身者文才卷二
其歲次大熟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無事曩之靳望
於民者皆如木楷益知祥應之不虛於是部使者暨一
府縣之賓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酬猶謂未足傳
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茲樂歲善收甌
窶汗邪無不滿望二瑞實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
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爲原其所以致祥者爲之記因
以附見有年之喜亦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
巖建陽人嘉平日石湖范成大書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煥建前有花

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岐及
後池出雙蓮郡守袁說友葺西齋以雙瑞名堂識其
嘉祥

三賢堂記

仲并

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
既期年矣治最上聞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
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跡勝槩
以次復焉且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
堂惟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

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賢曩歲爲堂以祀之毀於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嘆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攘剔榛翳掄材庀工百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南向東上并嘗一再從公過焉曰其爲我記歲月固辭不獲并每獨怪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韋公法當處一焉乃獨不爲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於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

賓禮名流與之酬倡於時白公客遊郡下盛稱公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游宴爲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白公自杭移蘇實寶厯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饒之於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槩可見於此史不傳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共牛大厯壬子歲真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千門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

身者文卷二
三二
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亦繼來乘郡荒疫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爲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一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章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爲有意於民者名藩巨屏得一師師吾民幸矣乃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茲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

篇章悉有家法晚逢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簡中局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堂以祠之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滕公修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爲之贊叙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差通判信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祠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

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年，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賢。

思賢堂記

范成大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韋白劉三太守。更兵燹久之，遂作新堂，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一。本朝范文正公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吾臨吾州，繇州南鄙，望洞庭，畧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波濤聒天，旁無邊垠，而石隄

寺莊實字

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鼈背負而湧以出也。曩夜人語，馬嘶，匈匈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於海者，脈絡醜通，堙蕪滌除，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齧渚涯，以決汪邪。荒寒化爲麥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祲。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事，尚什伯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基隧，謂治蘇最天下，蓋遺冊備存於一隄。其變滅無攷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

大政德業光明爲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
姓氏行焉韋白劉之餘愛邦人旣已俎豆之語在舊碑
尙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爲
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爲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
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
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旣入翰林爲學士未幾
自列法甫及里門制書以存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
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
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髣髴想見

其平生公旣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羨於五君子者
意將迹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
來眎桑蔭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
位高而滋其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
屬筆紀歲月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
不歉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巨焉竊願詫斯堂以夸
隣邦以爲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旣望州民左
從傳郎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記

前人

吳自置守以來。仍古大國。世爲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粵。中屬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戲下。願見東道主。城門之軌深焉。稻田膏沃。民生其間。實繁井邑。如雲烟物夥。事穰有司。程文書應。官府者以千萬計。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視列城。其雄劇如此。夜漏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僉客旅進退。語言面目不暇相孰。何平明乃得據按聽諸曹白事。率常盱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絕。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名德士素

若已至大官者。不以盼去之數十百年。長老猶以爲記。至藏素繪像。畏愛之。如一日。番陽洪公之。以內相典城也。乃規東序之間。屋爲堂。取凡公私所藏。故侯之像。頗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學碑語。名之曰瞻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而識諸石。竊嘗觀郡國方志。與耆舊風土之書。旣脩載山川土疆。郭郭所在。必論次前世賢守長爵里姓字之大畧。著於篇。謂君子嘗居之。其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爲寵。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肖貌具在。章綬相輝。凜凜如對生面。它郡未聞有此。雖大

府地重多顯者來自有以不沒抑吳人習於親上至久
還且弗弭忘氣俗之繳舊矣洪公蓋始表出之盛事固
不宜無記然公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是歲北虜
謀畔盟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啟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
數道入寇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
居之士營巨浸以直賊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
所從入烽埃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爲動春容願
指不歛一錢不籍一夫機事立決無畱行姦人幸騷搖
一逞心醉叵測相率遁去里門晏閑田間無吠犬行歌

刈熟不知有軍興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勒飲食必祝
焉公於艱難時用劇郡呼吸變故曾無足以櫻道德之
威齒文章之斧斤者治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爲功若此
足矣顧方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徘徊君慕用之
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尙人君子之德心豈世
俗所能測識哉後之人歷階而登有感於作者之意疇
肯以行能蓋前聞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
將魚鱗雜襲至於無窮可也敢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
九日左從審郎范成大記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於齊雲樓
之兩夾一作扶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欲作
此堂藏之紹興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於後圃舊
凝香堂中并其名遷焉

齊雲樓晚望

十韻

兼呈馮侍御周殷協律

白居易

潦倒官僚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
復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楊府坊闌半長安插霧
峯頭沒穿霞日脚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約畧畱

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九月全無
熱西風亦未寒齊雲樓北面半日凭闌干

秘柳公權登齊雲樓

前人

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旁花日添衣色
雲裏天風散珮聲向此高吟誰得意偶來閑客獨多情
佳時莫起興亡恨游樂今逢四海清

和柳公權登齊雲樓九日宴集前

前人

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
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

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
柳青蒲綠稻穠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
可憐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取賓客
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刺吳娃美麗眉眼長
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
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盡艷翻飛苗苔葉舞鬢擺落茱萸房
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
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脉分棹鱗次里間碁布城册方
人煙樹色無罅隙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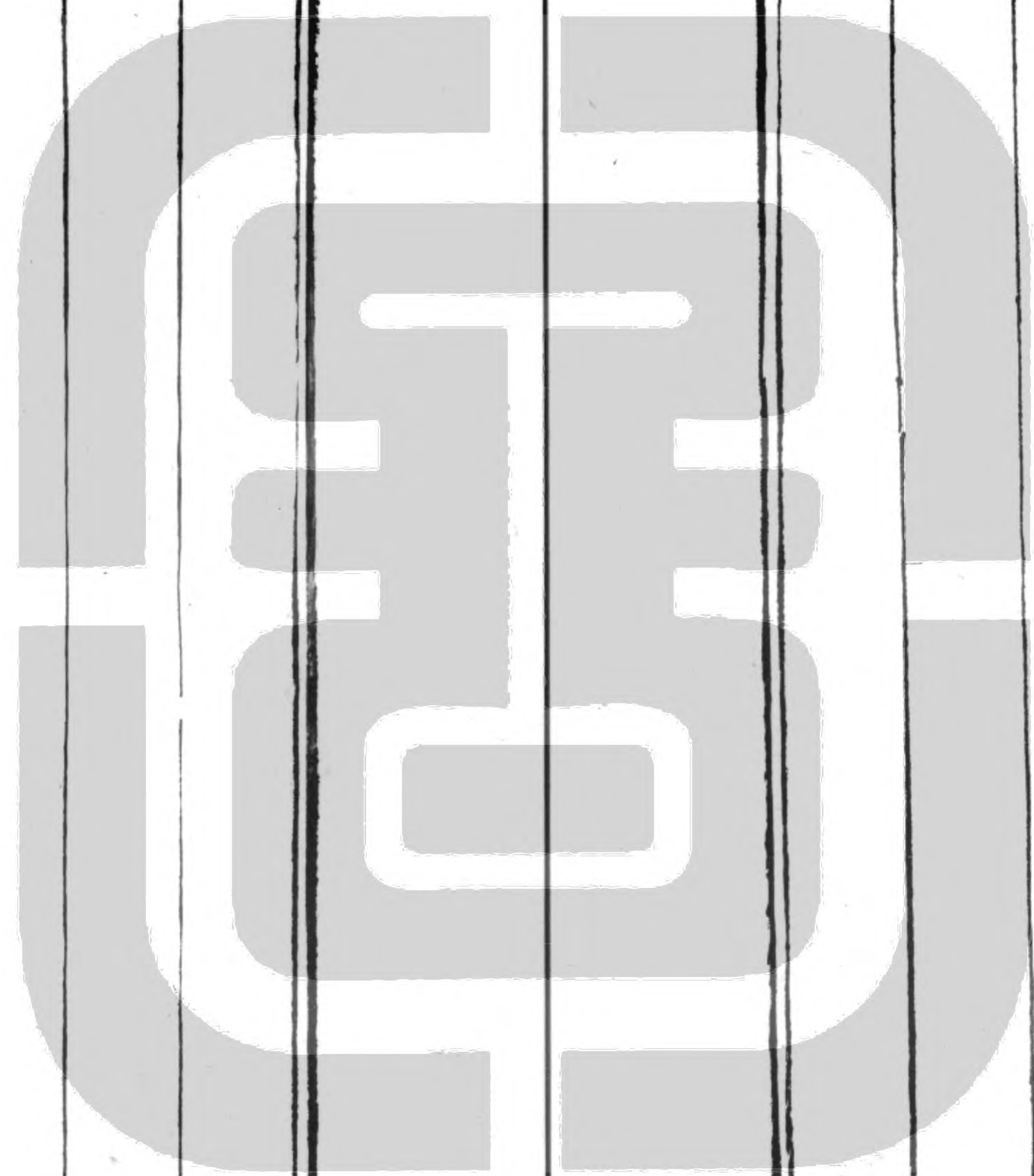
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澤國節刺史是古吳都王
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檠戟腰有章盛時倘來合慚愧
壯歲忽去還感傷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
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正五旬已過不爲天
七十爲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無多二十場

登齊雲樓

章憲

飛樓縹緲瞰吳邦表裏江湖自一方曲檻高窓雲細薄
落霞孤鶩水蒼茫固知興廢因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
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殘日半規黃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重建兩挾循城爲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一惟甲於二浙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庾樓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丘密又於文武亭前建二井亭



宿雲黃慘淡曉雪白飄颻散麴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四
郊鋪綺素萬室瓷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
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謠

城樓夜宴

原題西樓雪宴

白居易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游風月萬家河兩岸
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
縱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城上夜宴

前人

登西樓見樂天詩偶成

劉禹錫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畫塵樓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
水正一望簿書來遶身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玩月

前人

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影

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暉猶可玩移宴上西樓

觀風樓

楊備

觀風危堞與雲齊樓下間門盡戟西鼓角聲沉絲管沸
卷簾晴黛遠山低

前題

范仲淹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
寺烟中靜江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西樓感懷

耿元鼎

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蛾花發花殘香徑雨

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迥闌干夕照多
四百年來逢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

西樓感懷

章造

高花古柳傍城闌游目江城次第新百感中來倍惆悵
滿城煙雨滿城春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爲觀
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喚重建二十年郡
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日母橋亦取西向之義喚初
落成郡人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爲最

介菴銘并序

梅摯

表署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駢生其上臺下有故園廢洞址在焉予因訪陳迹通其塞而菴之惜乎子立一隅中無長物入之者志意斂然思有所守宜介其名而銘之菴非廣居介不兼濟有守退公杖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真契嗚呼公怒賊私不遷而霽私欲蠹公不萌而制世紛萬殊浩乎無際何以靖之曰思無邪一言以蔽慶歷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經作私意疏
公已六月

介菴慶歷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在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其舊也

因芝草
靈芝坊生謝兵部

蔣堂

黃困誕尸園靈堪配醴泉至和非我名美化自公宣秀色隣三徑幽花被一屢時髦秉筆者為我列詩編

又

前人

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為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往還者從茲認得野人居

黃困之困
庭蘭之誤
亦記

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為諸生時嘗受學於蔣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為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詼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願即撤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所謂李晉卿而揭靈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坊名為

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後知蘇州蓋未嘗為兵部其為晉卿無疑晉卿逸其名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方芝產時堂有詩記之

留客亭 并序

曾幾

据茶山集改

逮子作亭於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殆千竿餘各其亭以留客取老杜竹深留客處之句因題一小詩云行到竹窮處有亭佳可游境因吾子勝客為此君留娟淨經時雨蕭梢六月秋豈無他草樹涇渭不同流種竹無他事林間與客遊自應携手入安用閉門留靜

可過僧夏清宜對奕秋衰翁九節杖來往亦風流

和前韵

沈文度宋刻沈度

汨汨多塵事長懷鳩杖遊無因門可欵豈為醉相留契
靜竹林勝幽非草樹秋公今國耆艾砥柱屹中流
持節推仍世林園記昔游深藏事幽討長轡詎淹留已
見山無盜欣聞歲有秋時容一嘯詠竊比晉名流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

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畱客曾逮叛逮父文

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藏藏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

武提刑一員遂於舊司之東撤去幹官廨宇以其地
作東廳比年省罷使者來從其便而居焉

浙西提刑司題名記

陳賈

淳熙三年直龍圖閣陳公繇浙東常平使者按刑西道
領刺史韓公繇浙東刑獄使者奉祠立衢同時被命以
西二公前日僚舊也弭節未幾聲諧志合風績俱茂暇
日因相語曰凡官寺必有所謂壁記是司也獨缺焉其
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月久而遂泯不可復知非所
以隆一臺詔後世也於是搜閱案牘自建炎迄今居是

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將鏡石龕置壁間俾賈爲之記
惟按刑遣使國家令典也漢暴勝之爲直措使者行郡
國而謹督捕唐顏真卿爲監察御史使五原而決冤獄
事固甚類然未有專爲刑獄遺著之令甲者本朝列聖
相承子視元元欽恤刑章在淳化中始遣常叅官提點
諸路刑獄景德以來始兼用武臣厥後沿革因時或省
或置汗青所載可攷而知聖上龍飛惟祖宗成憲是
循用文武長材求之如不及乃乾道六年遵景德故事
制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臺共治惟時兩

浙古一道也熙寧末年岐而復合建炎以後復拆而東
西之浙西在今實爲畿甸異時遣使視他路尤切注意
今陳公以名御史韓公以左右信臣爲之皇華得人於
斯爲盛恭聞真宗皇帝嘗命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較
諸路提刑所上課績惟兩浙有奏報雪活冤獄者遽命
陞其等級以示旌勸今日考覈之意同符真宗則奏最
九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賈敢忘屬吏之
賤學殖之荒落而記不敢辭淳熙四年四月日奉議郎
知常州武進縣主管勸農公事借緋陳賈記

浙西提舉司題名記

徐康

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繇此可考焉自守令而下凡在官未^者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號提舉措置鹽事除授繼踵而屢經併省政和之末年始罷官鬻行新鈔鹽法於是兩河二浙荆湖江淮復置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爲西路則八州軍三十八縣隸焉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廳事獨無記康之承乏又當兵火後案籍殘缺欲爲之而未暇會朝廷

纂修先帝實錄史官移文郡縣諸司取會題名於是網羅闕遺訪問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訖於朝請大夫石彥和凡二十人皆以月日爲次其未分路則或治會稽非今所部書之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哀而刻諸石以備採擇焉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山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筴國以富饒用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鹽鐵榷酒均輸之議紛紛不同而常爲國家大計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善乎魏尙書邢巒之言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

則事關於時或以為世宗宗
從琛議其後亦貴封議其於
官司乃後其如功夫古今異
非執下三章之約於信德之
為家個太古之季乎後世所
而彼虛衡之官相利予民安
其為知括也與其賦外橫故
若措制商賈為不失重輕之
或為今之法者宜至矣鈔有
蘇香裝四等茶鹽之課故或
道者水若人所湖以斜計歲
石下五十五則可神國計以
惟後之出者夫宜少或而原
有威者若四人之中數為最
其以於歲動動寒料不怒托
今所謂亭戶則居於此以是
海被擾成倍急造利而托托
使輸貨於官者候且四時世
下則盜賊且盜賊且則托官少
欲備不恒官家利其入不校
告後之人應知運官兼治香
不後較而小茶海正其名稱
謂之拉舉若蘇香亭司自
宣和七年始也紹興十年七月
日本奉議司拉舉浙

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非為身也御史
中尉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以為為民父母而吝其
醢醢兼有羣生而權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
也巒譏之曰坐談則理高行之西路茶鹽公事徐康記
登姑蘇臺賦
任公叔

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
舊軌乃憮然而嘆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遂躊躇感斯
宇之基為沼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狎
主中戴霸王蠻戎振旅始聞闔以信威繼夫差以極武
斜與勁越同壤右以強楚為隣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
略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仇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
板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土以臺
高宛岳立而山峙或比象於巫廬之峯或倒影於滄浪
之水悉人之力以為美觀厚人之澤以為侈靡斯實累
卵於九重夫何見乎三百里野語有之曰川壅則潰月
盈而斥善敗由已吉凶何常矧謀主之賜劍若涉川兮
無梁以為棲越以求霸卒見參吳而受殃客自南鄙觀
於江濱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游目於寥廓會是巍然

而參雲聽逆虐而翳諫竟麋鹿而爲羣高天放曠平湖
泱漭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早雁於海風嘯高鷗於江
雨况復關梁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氣秋思美
人兮子胥何爲懷直道而驟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
以抗跡且垂釣於江湄高臺旣傾夕露沾衣感泣國之
不及冀萊人之與歸者也

文

崔 鷄

崔子勤學少間與客遊於橫山之下有臺巋然出於郡
山荒基峻級高切雲間荆棘爲之蒙翳麋鹿爲之廻環

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造姑
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此其遺址也余乃倚杖而立
喟然而嘆曰蓋聞吳王之築斯臺也受隣越之貢竭全
吳之力千夫吟山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有立
佩茂苑於長洲帶濬池以朝夕自以爲天下之奇觀也
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楹白璧之楣
龍蛇刻畫燦燦生輝而今安在哉於是與客偃僂而上
抵其上之絕巔快四面之遐觀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
水澄澈其名銷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

娃之宮廊曰響屨徑曰採香者吳之別館西子之遺蹤也其東吳城射臺巍巍其西胥山九曲之達至於興樂有城玩華有池走犬有塙蓄雞有陂猶不足以充其欲也又侈斯臺以爲娛嬉嗚呼雕楹鏤檻者丘墟之幾也九層百仞者汙池之漸也瑤臺作而夏衰瓊室考而商危章華成而楚衆叛阿房出而秦人離斯喪亂之必然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酌醪酹賦珍羞置酒若淮泗積肴如山巨其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土飲食嘗膾方焦思而深謀旁籠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三百

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銜枚作鼓忽潛寧而夜濟是以橫壙之浦僅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之築未乾而句踐之城已距於只赤矣越來溪越王城皆在臺之左右詞未竟客悵然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邈矣悲哉蒼烟兮滿目舊事兮飛灰幸江山之不改兮後之人當有鑒於遺臺

姑蘇臺覽古

陳羽

憶昔吳王爭霸日歌謠滿路上蘇臺三千宮女看花處人靜臺空花自開

又

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又

曹鄴

吳宮酒未消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聞門開相
對正歌舞笑中間鼓鼙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
成萬古臺荒人不回時聞野田中拾得黃金釵

存廟序

李紳

臺今遺跡平一本無平字蕪連接靈巖寺採香徑響屧廊皆在寺內

越王獻吳王黃金樓楣吳王所造姑蘇臺因獻楣遂以
黃金盡飾樓以破其國詩云

越王巧破夫差國來獻黃金重雕刻西施醉舞花艷傾
如月嬌娥恣妖惑姑蘇百尺曉鋪開樓楣盡化黃金臺
歌清管咽歡未極越師戈甲浮江來伍胥抉目看吳滅
范蠡全身霸西越寂寞千年皆古墟蕭條兩地皆明月
靈巖香徑掩禪扉秋草荒涼徧落暉江浦迴看鷗鳥沒
碧峰斜見鷺鷥飛如今白髮星星滿卻作閑官不閒散
野寺經過懼悔尤公程迫蹙悲秋館吳鄉越國舊淹留

草樹烟霞昔徧遊雲外夢魂多感歎不惟惆悵到長洲

又

羅隱

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
解崇臺榭為西施

又

劉駕

句踐飲膽日吳酒香滿盃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西
施舞初罷侍兒整金釵眾女不敢妒自比泉下泥越鼓
聲騰騰吳天隔塵埃難將甬東地更學會稽栖霸跡一
朝盡草中棠梨開

又

劉禹錫

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古時多築
用金鎚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輦路惟有採樵歌

又

楊備

山花野草一荒丘雲裡驕奢舊跡留珠翠管絃人不見
上頭麋鹿至今游

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
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蘇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
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

吳郡志卷二
闔閭作春夏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句踐欲伐吳，於是作柵楣，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柵楣之義未詳。此楣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胥諫曰：王既變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云：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宵宮，爲

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致女樂，日與西施爲嬉。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榱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以登臨。吳王春夏游姑蘇臺，秋冬游館娃宮，興樂華池，南城之宮，入獵於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臺，望五湖，按五湖去此臺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

齊越范蠡洩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積圖經考之傳記謂
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
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閭晝遊蘇臺蠶此臺始基於
闔閭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

一作吳宮
館娃宮

殷堯藩

吳王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徒
令句踐霸不信子胥賢莫問長洲草荒涼無限年

傷吳中

李嘉祐

館娃宮中春已歸闔閭城頭鶯已飛復見花開人又老
橫塘寂寂柳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闕一作殿館娃賣眼看花發
舞袖朝歡陌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古來人事亦猶今
莫厭清觴與綠琴獨向西州聊一笑白雲芳草自知心

迴望館娃故宮

李紳

江雲斷續草綿連雲隔秋波草覆烟飄雪荻花鋪漲渚
變霜楓葉卷平田雀愁化水喧斜日鴻怨驚風叫暮天
因問館娃何所恨破吳紅臉尙開蓮

懷古

皮日休

艷骨已成蘭麝土宮墻依舊壓層崖弩臺雨壞逢金鏃
香徑泥銷露玉釵硯沼祇畱溪鳥浴屨廊空信野花埋
姑蘇麋鹿真閑事須爲當時一愴懷

又

前人

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
祇把西施賺得吳

陸龜蒙

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猶有美人皆二八
獨教西子占亡吳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
石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又方言曰吳
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卽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
池翫花池山前有採香逕昔宮之故跡

句踐進西施賦

以紅顏艷色反昏哉爲韻

徐夔

惑人之心兮惟巧惟僭破人之國兮以妖以艷當句踐
之密謀進西施而果驗昔者二國相吞陵卑恃尊殊不
知卑則自亡而固存尊則謂明而反昏鳥喙年年誓啄
夫差之肉稽山日日惟聽范蠡之言言曰伍員之贖東

吳之德伯嚭之佞東吳之賊德之盛兮越可憂賊之興
兮吳可殛臣以夙夜而計機謀偶得欲狂敵國之君須
中傾城之色待其聲色內伐君臣外惑自然紂妲己以
亡宗晉驪姬而亂國今苧羅之山越水之灣恐是神仙
之化忽生桃李之顏波淺丹臉鴉深綠鬟翠黛兮慘
難效浣輕紗兮妖且閑楊柳羞弱芙蓉耻殷可以變柳
惠於莊嚴之際悅荆王於魂夢之間臣請進焉王今何
以王乃豁然而喜矍然而起曰此蓋神假卿之碩畫人
雪越之前耻乃命寶馬騰龍香車碾風迎織女於銀漢

聘姮娥於月宮炫燿雲外喧闐洞中粧成而瑞玉凝彩
服麗而朝霞剪紅昨日猶賤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
流恩下及堪恨隣家之婦謂妾常窮曉別越溪暮歸吳
苑越慮計失吳嫌進晚歌一聲兮君鬼醉笑百媚兮君
心蹇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謀臣棄洪濤而不
返句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摧投醪而士卒皆醉嘗膽
而胸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崩卵摧楚腰衛鬢化爲鬼鳳
閣龍樓燒作灰於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
以何在俄英風而聿來於戲投忠贄而受佳麗欲不敗

而難哉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卽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焉

吳郡文粹卷第二



程